· 文化广角 ·

应然与实然：中医文化研究的再思考

石 慧，张宗明

(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南京 210023)

摘要：中医文化是中医学的根基，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当前中医文化研究在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也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价值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实现中医文化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应不断推动中医文化学者的交融，促进中医文化知识的流动，实现中医文化学术与社会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可以从历史认同、思维认同、文化认同的角度再度对中医文化研究的意义进行讨论与反思。

关键词：中医；文化；中医文化研究

DOI：10.16307/j.1673-6281.2024.05.011

中图分类号：R-092；R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6281(2024)05-0486-07

Necessity and Reality: Rethinking the Research of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I Hui, ZHANG Zongming

School of Medical Humanit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the foundation of TCM and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t present, while the research of TCM culture has achieved a series of results, problems have also arisen in terms of research subject, content and value. To realize the unity of the necessity and reality of TCM culture, we should constantly encourage the integration of scholars in TCM culture, promote the knowledge flow of TCM culture, and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search of TCM culture and the society. On this bas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f TCM culture can be discussed and refle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identity, ideolog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again.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8ZDA3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1CZS084)；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经费配套项目 (XPT21CZS084)；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开放课题 (2022ZYWH003)

[第一作者] 石慧 (ORCID: 0009-0001-1656-0307)，副教授；E-mail: shhui77@163.com

[通信作者] 张宗明 (ORCID: 0000-0002-7108-2432)，教授；E-mail: zhangzongming23@163.com

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的持续关注下,中医文化研究迎来蓬勃发展的契机。提高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做到文化自强,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医人踔厉奋发的行动指南。在新时代的契机下,中医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医文化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相关学术会议如期召开,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的中医文化研究机构先后成立,中医文化学术期刊和特色专栏出现,在此基础上中医文化学术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已有学者从中医文化的内涵界定^[1-2]、医疗文化史^[3-4]、海外传播^[5-6]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还形成了包括“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7-9]、“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丛书)^[10-12]等在内的综合性专著。然而,当前研究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几类问题,使得中医文化研究的应然与实然在一定程度上步调不一。如何直面与应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问题?如何真正实现中医文化研究中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如何以中医文化研究推动中医学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一、中医文化研究的应然与实然

(一) 中医文化研究之应然

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①。数千年来,中医药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上经历了从萌芽初生到茁壮成长的历程,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历史悠久而又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体系。应该说,关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应该是内涵广阔且意义重大的。

在研究内容层面,如果单从传统文化学角度来理解,中医文化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中医的文学写作、历史梳理和哲学思考等,主要是从中医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特征角度来探索。而当我们用更广域的文化视野来审视中医文化时,中医文化可以泛指整个中医学体系。综合看来,具体的研究内容可以涉及中医药理论框架、中医药技术演变、中医药人物事件、中医药学术流派、中医药伦理道德、少数民族医药学、中医药老字号、中医药传承传播等。对应广阔的研究内容,在研究主体上,从事中医文化研究的学者应该具有多种学科背景,可以是致力于中医学基础理论技术研究的专家,也可以是中医学相关领域的临床医务工作者,可以是着力于中医医史文献挖掘的学人,也可以是文史哲学科背景出身而致力于中医文化研究的学者。

在研究价值层面,中医文化的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医学的展开,落脚于中医药理论的完善、中医药临床实践的进步,乃至于中医药与人类社会共同的繁荣发展。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建构都曾发挥作用,如肾间命门学说的出现就体现了宋代以后中医学发展呈现出的明显儒学化倾向^[13],近代时期中西医汇通思潮的出现也发源于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社会背景。中医文化研究在不断挖掘探讨中医药体系与其所处文化土壤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助推新时代中医理论与技术的不断创新。同时,中医文化的研究不仅局限于理论层面,也应致力于中医临床的实践活动。如何推进各级医院的中医文化建设?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中医文化素养?如何使患者透过中医文化更好地理解人类生命与健康问题?中医文化研究成果能助力中医临床实践的不断进步。在此基础上,中医文化的研究还应与社会紧密相连。一直以来,中医学的延续与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策法规、科学技术水平、社会经济能力、文化风俗习惯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体系。因此,中医文化研究在未来中医药的传承发展与国际传播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致力于世界人类的生命健康事业,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① 见于2017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一章总则第二条。

（二）中医文化研究之实然

学界较早已有学者进行中医文化方面的研究，但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传统医学所反映出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质与价值，中医文化并未被系统地放置于广泛的文化视野中考察^[1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医文化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兴起并进入新阶段，几十年来，伴随着中医文化学术成果的出现、中医文化学术团体的成立、中医文化学术期刊的问世、中医文化研究机构的建成等一系列成果的涌现，中医文化研究不断深入，中医文化的研究价值获得学界广泛认同，“中医文化学”更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开启了中医药文化高层人才的培养。可以说，当前关于中医文化研究的主体内容、学术成果等都有了一定的突破，以中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医文化学科也在不断壮大，中医文化研究也值得更多学者关注和加入。

在肯定当前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中医文化研究暴露出的问题。首先，在研究主体方面，廖育群先生曾指出：“凡大谈中医文化者不外两种情况，学过中医，但无意于临床、实验或理论研究；文史哲出身，因某种因缘而对中医有所了解，但并不懂如何治病，也不懂中医何以能治病。”^[15]从这样的研究群体中，也隐约透露着当前中医文化研究中的某些尴尬，中医专业出身的学者往往着眼于临床或理论研究，似乎不太愿意从文化的角度来深入探讨中医；而对中医有所了解的文史哲学者在谈论中医文化时，又会被质疑其身份不是正统的中医人，其研究是否具有说服力？所以，关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医文化研究的成果较多，但这其中能被大社科界所接受并认可的并不多，有些中医文化的研究因泛于文化层面的叙事而脱离了医学知识体系，也有的研究着重进行医学理论和技术细节的描述而忽略了文史哲角度的反思，何谓医学与文化之间的界限与交融？二者之间又该达到怎样的平衡？应该说，关于中医文化的研究视角和领域还可大力挖掘、逐步深入，时代亟需立足于中医的系统中医文化研究^[16]。再次，在研究价值方面，当前中医文化研究更多还是着眼于某个领域的理论研究，中医文化与中医学、人类生命健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是紧密的一体，应当着重挖掘如何为中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创新发展、中医临床实践的进步、中医药事业传承传播乃至中华文化复兴、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切实动力。

二、如何实现应然与实然的统一

当前中医文化研究中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裂隙，让人不禁产生一种圈层错觉。在广阔的中医文化研究视域中，仿佛形成了一个彼此相互联系而又割裂的大小圈层，圈层中的学者们在自己的领域中各自为政。如果从更广域的角度来理解，实现中医文化应然与实然的统一，我们应该努力打破圈层，从而实现知识的整体流动，推动中医文化研究不断深入。

（一）推动中医文化学者的交融

中医文化研究应该由中医学者承担，还是由文化学者承担？在历史上，不乏葛洪、孙思邈、朱丹溪、傅山等兼具医术见识和文化素养的卓绝人物，在当代，多位国医大师也是在临床之外对中医文化有深入思考。然而，在现实中也有出现“医者当谈医，文人当谈文，跨界则不专业”的类似论调。这类论调是对中医与文化之间关系片面割裂的理解，是对中医“医文相生”真实历史的忽视曲解，是可能导致中医未来难以为继的危险偏见。我们应努力扭转这种偏见，推动中医文化研究者的交融，真正地效法先贤，以启未来。

在认识层面方面，应清楚认识到中医文化之于中医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中医文化研究不是无意于中医基础理论或中医临床之外而迫不得已的“出路选择”，也不是只有中医出身者才有“资格”涉及的领域。打破所谓的禁锢与圈层，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以多样的学科范式、研究方法、观察视角去探讨中

医文化，从而形成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景象。具体形式上，文史哲学者应不断加强中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夯实中医专业基础，而中医学者也应不断积淀文化素养，多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观察、讨论相关中医问题。学术机构方面，依托中医文化学术团体，积极开展中医文化相关的学术活动。当前中医文化界已有世界级和国家级的学术组织，未来应努力打造省市级别的中医文化学会组织，形成地方性学术组织，从而促进各领域学者间更频繁的沟通与交流。在学术期刊方面，《中医药文化》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研究中医学的专业学术期刊，一方面应大力加强中医文化专门期刊的建设，另外也要在不同级别的中医期刊中适当增设“中医文化”专栏，弥合中医文化与中医理论、临床之间的距离，形成学者间的讨论与争鸣。在人才培养方面，加强中医文化硕博培养，在本科阶段，推动中医文化通识课程走进高校课堂，提升中医文化学等相关医学人文类课程在中医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二）促进中医文化知识的流动

中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学科？事实上，不能简单地把中医学定位为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从中医学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角度看，中医学应是带有浓厚人文属性的自然科学，这也决定了中医药学体系的知识广阔而又深厚，其中有中医学内核部分的知识，也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关外部知识。因此，中医文化研究应当同时关注“内”与“外”，而当前确实有许多应该研究而尚未被关注的内容，应从选题内容、研究方法等角度促成中医文化知识间的流动。

笔者认为，相较于争论中医文化研究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应着眼于实际中到底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研究，也就是重视中医文化研究内容的重要性。研究内容上，不应局限于狭义“文化”的概念，关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并非一定要规避医学理论和诊疗技术的核心内容，也并非一定要专注于医学本身而忽视了对社会文化的探讨，通过对相近学科研究内容的剖析可以不断地拓展研究范围。例如，科学技术史学科，是研究科学技术的历史及其与所处社会的互动关系。科技史与中医文化看上去分属不同学科领域，分别涉猎不同的研究范畴，但事实上，从科技史研究角度看，中医药体系即可对应科学与技术，因而关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可以不仅仅只关注中医药体系本身的发展，还应关注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相互关系。研究方法上，引入相近学科的特色研究方法，以不断丰富中医文化研究。例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可以通过研究者深入中医院临床诊室、中医高校实验室等进行田野调查工作，从而深入探讨中医师与患者、中医科研工作者与学习者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引入社会学的定量分析法，通过对中医药相关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梳理发展历史、总结当前经验以指导未来实践，等等。通过新研究方法的引入，可以在拓展研究内容的同时使中医文化研究“内”与“外”相结合，从而推动中医文化知识在不同学者与研究范围中流动。

（三）实现中医文化学术与社会的连接

中医文化对于中医学科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为中医学的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撑，更在于可以为中医的学术研究、教学育人、临床实践、社会服务等多环节搭建多元的交互平台。

中医药学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在于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是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由于中医学特有的学科特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课程设置上应兼顾中医理论与中医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并将中医文化研究成果应用于课堂，鼓励学生在相关课程中积极实践、探索挖掘中医文化相关知识，从而真正树立中医文化自信。此外，中医文化研究与中医临床的连接不是局限于简单的中医医院文化氛围场景的打造，而是需要研究者深入临床、从临床中发现问题。当前的医患关系问题、医学伦理道德问题、中医科学性问题等都是与医学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应积极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优秀人文思想，为解决临床实践问题提供参考。同时，应呼吁更多的一线医生，以中医临床为

基础，参与到中医文化的研究与实践推广活动中去，开展中医文化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等科普活动，推动中医文化研究与中医临床的融合。最后，中医文化研究也不应是局限于中医药高校内部的学术行为，中医文化研究对象的选择、过程的开展、成果的获得，都应与社会层面密切相关。当前处于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与国际传播的重要阶段，应充分发挥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旅游景点、海外中医孔子学院等社会不同机构的桥梁作用，将中医文化研究与大众科普相结合，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与外国友人通过中医文化更好地了解中医药的精髓，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中医文化，致力于中医经典思想教学和传播，并在传承经典中与时俱进，持续助力中医药走向世界。

三、中医文化研究意义的再探讨

当前中医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很大部分其实根源于对中医药的认知、认同问题，具体看来这样的问题又可以被理解为中医药的历史认同、思维认同、文化认同等多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真正实现中医文化研究应然与实然的统一，能够解决中医药的认知、认同问题，进而助推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厘清历史源流，理解本质规律，树立历史认同

中医药学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防病治病和养生调摄于一体的传统医药学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一部分人不了解中医药的历史，无视中医药学的疗效和经验，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中医、贬低中医，抹杀中医药的历史功绩。中医药学从何而来？这是我们在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等新时代发展问题时，首先需要回答的。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形成与发展起来，无论是其核心概念、思维方式，还是理论体系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烙印。“不知易则不足以言太医”形象地指出了易学象数思维对中医学的深刻影响，“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儒与医的紧密关系，“道法自然”“医道同源”道出了道家文化对中医核心观念与整体思维的深刻塑造，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不仅融入了中国文化，也渗透到中医的医德、医理之中。此外，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在从古至今一次次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得到印证，为中华先民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例如，中医药在治疗瘟疫方面有着巨大的历史优势和经验，《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吴又可《温疫论》、叶天士《温热论》等等，中华民族在长期抗击瘟疫的历史中，在防疫治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经验，在现代传染病防治中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然而，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也并非一帆风顺。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蔓延。传统文化的失落直接导致了中医进入20世纪后遭遇百年困惑。中医的科学性问题、中药的安全性问题、中医文化的价值性问题等多次被提出。上述问题从表象上看是医学科学问题，而本质上则是由于对中医历史认同不足引起的。因此，科学认识近代以来中医发展的规律，一是要把中医放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中去理解；二是要从中西医差异与融合中把握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以及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必然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的兴起，中医文化研究逐渐兴起。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健康中国与文化强国战略出发，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与中医文化传承创新，不仅把中医学视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同时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医文化是中医学的灵魂，中医文化复兴是中医学振兴的根基。中医文化研究，是打开中医黑箱进而认识中医本质的重要路径。通过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可以帮助厘清中医药学的历史源流，理解其内在的本质规律，从而真正树立对中医药的历史认同。

（二）把握核心观念，培养思维方式，推动思维认同

古往今来，中西医学共同关注并着力解决的根本焦点是一致的，即人类的生命健康问题。然而，中西医学在核心观念和思维方法等内容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差异，造成了对中医的质疑和反对。例如，在西医思维框架下无法理解中医学“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辨证论治的巨大优势，以及中医诊病过程中，认为病位在耳，却与心、肝、胆、脾、肾关系密切的整体思维原理之所在。全面理解中医的核心观念和思维方法，是认识中医、了解中医、消除误解、推动思维认同的重要环节。如果把中医当成一个生命体，那么中医学的自然观、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养生观等核心观念，则是渗透于生命体各组织细胞中的基质^[17]。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总体观点，医学的诸多观点也受到自然观的影响。由于东西方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自然观念存在一定差异，中西医学诸多观念的差异可以从中西医自然观的差异上找到根据。天人合一是贯穿中国古代思想最根本、最核心的观念。在天人合一中医核心自然观的影响下，中医的核心观念展示出不同于西医学的特色与优势。在生命观上，人类生命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单单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验与分析其实难以完全揭示，中医的特色就体现在从整体的、功能的角度对生命的复杂性进行直观观察与直觉体悟。在疾病观、治疗观与养生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及挖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织调节的治疗原则上^[18]。这种未病先防、顺应自然、重视功能调节的疾病观与养生观不仅与生命的本质相契合，而且与现代人的健康理念相一致，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和发展前景。

中西医差异的本质在于中西医文化土壤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上。深入理解中医学以及中西医学的差异，其核心要素是思维方式。经过长期医疗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积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熏陶下，中医学形成了以象数思维、整体思维、体悟思维等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具有重合轻分、重用轻体、重象轻形、重时轻空、重悟轻测、重道轻器的特征。可以说，中医学思维方式无论是在揭示人体和疾病的变化上，还是在指导中医临床诊治过程中，都被验证是有效的、有用的，赋予中医学整体、动态、灵活、简便的特色与优势。因此，通过中医文化的系统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医学核心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本质，从而推动对中医的思维认同。

（三）助力传承传播，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认同

中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我们应该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学有着独特的创新规律，继承和创新一体两面、相辅相承，保护继承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传承、传播中医药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然而，却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个别打着中医招牌的所谓偏方秘方当中有多少是正向地继承了中医的精华？少数“专家”所谓的中医保健知识是否能完全代表中医药的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少部分国内外媒体的不实报道和宣传是否能全面地展现中医药学的价值？新时代中医药的发展需要通过中医文化研究传承和传播真正的中医药学知识，从而实现中医药文化认同。历史上，不同地域的物候环境和文化风俗等造就了多元中医流派的诞生，研究与探讨中医学学术流派和地域中医，能更好地理解中医理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有助于我们掌握中医学“因异制宜”辨证思维内核。中医学不仅具有地域性，还有民族性，各民族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保护好、利用好各民族医学的宝贵医疗资源也是传承中国传统医学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医药老字号是中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集中医药历史文化与企业核心价值观于一体的活态再现，加强对中医药老字号的传承与保护是中医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中医药机构加强中医文化建设，高等中医院校进行中医文化教育、开展多种形式中医文化科普、推动中医文化进中小学等，可以增强中医临床工作者的凝聚力、坚定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的中医文化自信、提升青少年的中医文化素养、提高社会大众对中医药的认知认同，同时这也是中医

文化不断传承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是传承好中医文化让中医延续薪火,传播好中医文化就是要让中医走进千家万户。了解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有助于我们增强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自觉自信,从而主动肩负起新时代传播中医文化的光荣使命。把握中医文化传播的要素与路径,有助于我们掌握中医文化传播的技术与艺术,从而提高传播的效果。此外,中医文化传播不仅局限在国内,还应放眼国际。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锋,中医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优秀文化资源,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文化是新时代中医人的重大历史责任,也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关键所在。中医文化研究可以不断推动中医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国际传播,提升人们对中医的理解与尊重,从而增强中医文化自觉,坚定中医文化自信,实现中医文化认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中医文化是中医药学的灵魂和根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典型代表。新的时代带来了中医文化发展的新契机,也赋予了中医文化研究者新的使命。面对中医文化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价值方面出现的问题,中医文化研究者应勇于突破成规,淡化学者们不同的学术背景,打破学科间不同的研究范式,弥合学界和社会的实践鸿沟,真正塑造出融通医科与文科、囊括中医与文化、联结学界与社会的“顶天立地”的中医文化。通过中医文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研究,推动中医药学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参考文献

- [1] 薛公忱. 中医药的文化定位问题[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3):136-139.
- [2] 吉文辉. 试论中医药文化内涵的界定[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3):133-136.
- [3] 于赓哲. 分层时代的研究:汉宋之间医疗史研究的视角问题[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03-109.
- [4] 韩毅. 唐代白居易编撰《白氏六帖》中的医药学知识[J]. 中医药文化,2023,18(1):54-63.
- [5] 王志永. 19世纪下半叶中医药在美国的传播与华人医生经济社会地位的变迁[J]. 世界历史,2024(2):31-47.
- [6] 兰昊,熊淋宵,陈锋.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药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 世界中医药,2023,18(14):2098-2102.
- [7] 薛公忱. 中医文化溯源[M]. 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
- [8] 张慰丰. 中西医文化的撞击[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
- [9] 祝世讷. 中医文化的复兴[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
- [10] 申俊龙,曾智.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哲学智慧[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 [11] 申俊龙,朱佩枫.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价值实现[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 [12] 申俊龙,王希泉.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知识创新[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 [13] 刘鹏. 命门学说的医学人文解读与反思[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7):3742-3744.
- [14] 张其成. 中医文化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 [15] 廖育群. 关于“中医文化研究”的思考:名与实[J]. 环球中医药,2009,2(2):143-146.
- [16] 郑晓红. 中医文化研究的时代思考[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10):1152-1154.
- [17] 张宗明. 关于中医方法论课程设置的思考[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3):172-175.
- [18] 张其成. 中医哲学基础[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

(本文编辑 黄晓华)